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邓云乡

水流云在 琐语



辽宁教育出版社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水流云在琐语

邓云乡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流云在琐语/邓云乡.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0

(书趣文丛·第二辑)

ISBN 7-5382-4261-9

I. 水… II. 邓…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文学-作品
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②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169 号

水流云在琐语

邓云乡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2 千字 2 插页
印数: 10,501—20,5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E 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261-9/C·146

定价: 11.60 元

出版小记

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却不料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出版社的好意促进下，大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势。

说来也巧，张扬“书趣”，今日竟成时髦。这时髦的形成，同我们无缘。将来写文化史的，也许有意搜寻生僻题材，研究起九十年代中的“书趣”史来，那得实说，我们绝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正当商潮汹涌之际，却到处出现《书缘》《书屋》《书与人》……等等书刊，也算得上雅事一桩。在一份很有名的企业办的内部小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自己在商界活动之余，读一份谈书的杂志的感受：

从未自视为知识分子，而是自觉地把自已归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然而，心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笛卡尔曾高呼：“我思故我在”。在分工日益细致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啻是一件社会的工具，循着机器的程序在责任的齿轮和交往的链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们从未间断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文明价值的探寻，因此，才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窥出在“俗”潮澎湃之际“雅”流出现之可能，以及“书趣”之类存在的必要。是的，尽管商潮汹涌，世风日下……，对现今的诸多的责难，但是，毕竟还有地方可以出版谈“书趣”的书，这总比动辄把文人的这一点小小的志趣当作异端好得多。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跨世纪该读什么书，高人雅士，各有所说。一位学者主张读关于模糊、混沌的书，最使我辈折服。因为，什么世纪、跨世纪云云，原是一个看似明白实际上模糊、混沌的问题。但是，说推荐跨世纪的书，我们倒是愿意人们读一些关于“书趣”的书（未必即指这套丛书）。因为这里可享受到的模糊与混沌的乐趣，不只可以跨到二十一世纪，大可再跨到二十二……世纪去。趣原离不开情，而情之为物，应是万世不灭的！

话又要说回来。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又说，当他享受到读闲书的乐趣之后，不能不又回到现实中——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道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

现在第三辑正在编，收不住了，此后当力求收敛。

脉 望

一九九五年九月

1. 堪隐斋随笔

2. 逝水集

3. 伸脚录

4. 书廊信步

5. 串味读书

6. 中楼集

7. 潇园随笔

8. 偷闲要紧

9. 水流云在琐语

10. 学海岸边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是一种很好的、很理想的意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

目 录

- 悼亡诗自话 (1)
我家的鸡 (5)
昙花之缘 (9)
秋忆 (13)
“小处不可随便”与“雅” (17)
酒与文人 (20)
思旧谈雅 (23)
难为“稻粱谋” (26)
石头城旧梦 (29)
绮园古藤 (33)
“七夕”书感 (36)
吴梅村·《红楼梦》·锦靴 (40)
“元配夫人”的韧性 (43)
沙湾郭老故居 (46)
京剧谈“趣” (49)
梅兰芳戏单 (52)
山村·“三国”·童年 (55)
吾家春酒 (60)
今年元月时 (64)
长兴岛风俗画 (66)
国学琐谈 (71)
新诗人写旧诗 (77)
大观园二题 (81)
塔/模型
风俗谭十三则 (86)

冰窖藏冰/怪胖子/床与凳/语言忌讳/说“文”

解“字”/春联/九九消寒图/对对子/拜年/

过年吃饺子/食的等级/面条史话/裙子

书话四则 (102)

“好名”和“乐趣”/苦吟和苦心/一本好书/一套好书的困惑
稿费沧桑 (108)

北京胡同 (118)

纸上“四合院·石库门·大世界” (124)

寓楼遐想 (137)

南北四合院 (141)

女词家及其故居 (145)

附录：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叶嘉莹)

南长街一住宅 (153)

报子街路南 (157)

历史的李香兰 (161)

京味《皇城根儿》 (165)

百年东长安街 (169)

猪头肉 (173)

牛肉煎包 (176)

学校饭馆 (179)

名人菜 (182)

油条 (185)

谭家鱼翅 (188)

文人与鲈脍 (191)

甲鱼史话 (195)

卤味 (199)

夏天家常饭菜 (202)

吃小馆书感 (205)

小米粥和粥菜 (208)

玉米食品 (211)

牛舌头饼 (214)

杭州菜 (217)

荞麦面 (220)

老成凋谢之思 (223)

叶圣陶先生/陈兼于文/沈从文师/梁漱溟先生

书斋思旧 (239)

忆废名先生 (243)

清华老学生 (245)

谭公序我“古城……” (248)

忆沈从文老师 (252)

我的朋友 (256)

“大红灯笼”和“乔家大院” (260)

五台山佛缘 (266)

内长城内外 (271)

云中古郡 (275)

后记 (278)

悼亡诗自话

妻子于九月廿六日晚间突然去世了，我痛定思痛，一个人在家，忽然想到悼亡诗……

妻子的病已经很久了，今年九月中旬，我接到新加坡友人周颖南兄的电话，说是十七日来昆山，再去成都，廿三日到上海，廿四日举行第七届豫园雅集，首届豫园雅集是一九八八年春天为了祝贺著名古建筑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兄改建豫园东园落成，从周兄古稀初度，周颖南兄花甲初周而举办的。当时参加的人很多，文化艺术界老人，如俞振飞、苏步青、朱屺瞻等位都来了，来祝贺的还有前市长汪道涵先生。晚间八桌，妻子这次也参加了，经费是周颖南兄提供的，而活动是由我主办的。自此后，一年一次，均由颖南兄提供经费，由我发请柬，邀集新老朋友聚会一次，名之曰“豫园雅集”。唯日期不固定，看颖南来沪日期而定，当然也都是春秋两季。今年就预订在九月廿四日，而且我在九月廿二日就预先写了四首律诗，题作《七届豫园雅集感赋》，发表在十月四日新民晚报上，写诗时，雅集时，妻子还在家中病榻上，接氧气，接两三个钟头，还可起来坐一两个钟头，一切都清楚，只是人极为虚弱，没有力气而已。诗的第三首，我谈到自己

生活情况，想到妻子缠绵病榻，自己糊里糊涂已七十岁，而且因一天到晚为妻子久病发愁，已忘了自己生日，是学校工会同志忽然按门铃送蛋糕才想起的，因而有一联道：

“妻病每愁生意尽，客来忽讶古稀年。”

“生意尽”本是普通古语，来自《世说新语》殷仲文说老槐树：“此树婆娑，无复生意”句。“生意尽”也只是说老态、衰朽到极点，不过还并不意味着死亡。但是我写后心中忽然一动，感到不妥，使改为“生意减”，心想“减”字还有余数，或能再稍延时日，不想此诗写后四日她就去世，一字竟成诗忏了，我心中十分悲哀。

妻子去世后就赶紧办丧事，九月卅日大殓，接着是国庆假期，孩子们都在家，伤感之余，不觉得寂寞。自六日大家都去上班后，家中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对着接回来供在桌上的骨灰箱、遗容、多半房间的尚未枯萎的花篮，日影冉冉，不觉凄凉寂寞，生死之感油然而生，思前想后，多少旧事如在目前，难以排遣伤感，便想起“悼亡诗”这一形式来，想到一两句，便可凑成一律，一共写了四首。可以排列成一组，但写时是想到什么，忽然得到一个好句子，便推敲起来，连成全首，即鲁迅写给郁达夫的“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也。但想到的好句子，不见得马上就能完成，要反复思维。这样几首写成后，再重新排列一下，使之成为客观顺序，这样后面的也许是先写好的，前面的也许是最后写成的了。

妻子蔡时言是浙江武康人，而我原籍是山西灵邱，从小又在北京生活长大，解放后南调华东区工作时，已廿八岁足，尚是单身。我们在上海认识，两人家都不在上海，其时她家在杭州，有母亲、嫂子、侄子等，我家在北京，有父亲、弟弟等。我当时还在南京工作，居然在杭州定情，在上海登记，在南京结婚，冥冥之中，真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了。谚语说：“真姻缘棒打不散。”说

明我们也是真姻缘了。因为在此以前她和我都有过异性朋友，有些人关系条件都很好，但都未结为婚姻，迄今想起也感到无缘。所以古人诗说：“各有因缘莫羡人”，似乎真是如此。但她原来身体很好，而结婚后几个月，去无锡旅游，就因肠粘连住院动大手术，随着我调来上海，五年后她又作胃切除手术，几十年来，疾病不断，所以我不禁想到“真姻缘是苦姻缘”这句诗了。但久思未成，后来想到她去世前不到一小时说：“我恐怕过不了今天晚上……”又想她近年越来越瘦、病骨支离的形象，这样由最早延续到最终，便写下这样一首诗：

“真姻缘是苦姻缘，南北红绳一线牵。记得定情春月夜，
难忘密誓断桥边。六桥本应神仙侣，四纪偏多疾病缠。病骨
支离浑见惯，痛心一语隔人天。”

第二首是接她骨灰箱回家供奉时，我想到的，由结婚日算起，还差七个月四十年，而这四十年中，除近十数年中，生活安定较为宽裕外，以前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自是笔难尽述。她又是岳母最小的女儿，都呼她为“小妹”。而结婚时年龄已大，这样便又有了第二首：

“蔡家小妹婚期误，嫁与黔黎患难多。牛鬼生涯贫亦乐，
风云世事老犹歌。最怜蔗味回甘处，已是桑榆暮境过。灵座
晴窗常伴我，孤魂不必泣山阿。”

去年三月廿七日连日阴雨，楼顶积水排不下，房管所人将下水道顶盖漏斗打开，水太急，来不及排，六楼以下内阳台下水口反而涌出，水柱一米多高，全流入厅中，妻子正在阳台上取物，大吃一惊，当天开门开窗排水，忙乱一天，吃惊受凉，老病大

发，肺气肿哮喘，发高烧，送医院住院，已报病危。后经治疗，平安出院，回家疗养，自然身体衰弱，日甚一日。今年夏天，天气虽热，而西瓜甚好，每天吃西瓜，又吃中药，一夏平安度过，我只担心她冬天要大发，不料在中秋后秋高气爽的时候，送医院住院治疗时，在急诊间就心脏停止跳动，我思想上原是送她去治疗，使之拖延时日，而忽然死亡，感到太突然，一下子痛哭失声了。五天后大殓火葬。这样写了第三首诗：

“去春犹记传危讯，今夏翻欣娱晚晴。药石原期延岁月，秋凉孰料梦魂惊。死归生寄寻常事，忽地来临痛失声。涕泪何能回性命，瓣香烈火送卿行。”

去年她养病期间，八、九、十三个月中，去台北、北京三次出差，每次离家，均妥善作了安排，每次归来，她在病中都展开笑容。死别之后，回忆生离情景，真不胜凄惨。现家中放大的都是生活照，亲友们送了许多花篮，近日菊花仍开的很好，她遗照在花丛中，宛如生前情景。这样我写了第四首：

“干役京华魂梦思，那堪死别记生离。缠绵病榻年时事，赋到悼亡肠断辞。又是秋风吹木叶，依稀斜照映东篱。音容宛在黄花里，顾我归来笑展眉。”

历史上最有名的悼亡诗是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而律诗中最感人的则是唐元稹的三首，所谓“闲坐悲君亦自悲”，“死者长已矣，生者如之何？”死者什么都不知道，悼亡诗也只是抒发、排遣生者的伤感悲痛情怀而已。

十月十日吾妻蔡时言去世二七祭日写于
浦西延吉水流云在新屋雨窗下。

我家的鸡

下午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附近一段最好的绿化地带，高大的雪松、藤萝、冬青长得都很好，有一百来米长，人很少，便道十分整洁，新村四周有出口，四通八达，但只有这段路最好，因而我出来入去，宁可多走几步，也要沿这段路回来。昨天，我照例拎着一包食物，沿着这条路漫漫走回来。正走着，忽听吱、吱……的小鸡叫声，寻声一看，只见一只个把月的瘦弱小鸡，沿着绿化地带的低矮铁栏杆、边走边叫边啄虫吃。快要褪毛，一点也不好看，同便道上的水泥砖，几乎是一种颜色，不注意寻找，几乎看不到。周围没有人，也没有鸡，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向周围四望寻觅着……一两分钟之后，我看相反方向走来一个老人，似乎也未注意，经我指点，问他，他才注意到，却没有回答我，急急忙跑到马路对过去了，似乎在喊马路对过乘凉的人……难道是马路对过人家养的吗？我寻思着，便走开了。那只小鸡却一路觅食而去，太小、孤零零地使人不放心。

都市住家，原本是禁止养鸡的，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家中房子不大，尤其住在高楼上，一层一层，没有鸡生活的地方，一般人家都不养鸡。但是偶然也有例外，这只小鸡或者是某个例外

人家养的，孩子们感到好玩罢了。自然也要稍微有个给鸡活动的场所，比如住在楼房底层的人，有一点点小院子；或是住在楼上的人，有一个不影响别人家的阳台；当然，更重要的还要有爱护小鸡的人，能够照顾它。

我家也养过鸡，我看到这只可怜的小鸡后，在回来的路上，不由地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家养鸡的旧事。那还在河间路的老房子中，是学校宿舍，三层楼，全家人多时，连岳母六口人，后来岳母去世，五口人，我和妻子、一个姑娘，内姐带一个男小孩，住两间房，大间十二平方米不到，小间只六个多平方米。两间都朝南，冬天小间满窗阳光，直晒到下午一时，只要晴天，就十分温暖。夏天窗大室小，门窗全开，满屋是风，也不十分热。顶头的一套房子是别人家。楼梯上来，右手转弯，先是大房间门，对着是厕所、厨房，再过去是小房间门，顶头是别人家的南北套间，面积稍大，并不适用。倒是我这两小间，每间都独立开门，很实惠。我和妻子、姑娘住大间，内姐带外甥住小间，外甥从小失去父亲，五六岁时来上海，穿个背带裤，腆个小肚皮，我拉着他到附近小学多报一岁上学，就像昨天的事一样，而今他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像我的孩子从小长大，他的儿子也已考上市重点中学，叫我爷爷——在一家中患难与共几十年，也是一层骨肉缘了。

这个外甥小时也和其他小孩一样，读书之余，欢喜打乒乓、踢足球，也喜欢养小动物，养过小白兔、画眉鸟，而更多的是养鸡。厨房朝北有个阳台，约二三平方米大，两家合用，原是放煤球风炉的，后来都装了煤气，阳台只是放垃圾畚箕及杂物了。养小动物，就在这阳台小角落里，用两块砖头，盖块木板，便是兔子窝。用破箩筐，翻过来一扣，便是鸡笼了。由小学到初中，随着他年龄、知识的增长，养小动物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说，把很小的养鸡养大，在成长中常闹病，传染鸡瘟，很快就死了。小学时，他看小鸡不吃米，拉白屎，快死了，十分着急，但

没有办法，我更没有办法。中学时，他知道，什么时候，灌两滴麻油，什么时候，给它吃半片土霉素或四环素，这样鸡便健康成长了……

本来鸡养大了，过年时就杀着吃了。可是遇到好鸡，就舍不得了。十年浩劫前一年，养了一只“白列克”鸡，是由小鸡养大的，当时楼后面，有一大片空地，有一个半篮球场大，有一行树，夏秋长些杂草，是孩子们踢球玩耍的地方，也是鸡啄虫觅食的地方。他每天早晨上学时，把鸡抱下去，放在空地上和别人家的鸡自由觅食一天，下午放学归来时，把鸡赶回来，鸡自动入楼门，上楼梯、转弯穿过厨房，到了阳台上，再喂一把米，鸡笼一扣，它便休息睡眠了。开始生蛋了，早上放下去，到生蛋时，一般上午十点多钟，它会自动回来，楼门开着，它自动进来；楼门关着，它等在房边，有人推门出入，它便从人们腿边钻进来，一格格沿楼梯上了三楼转弯穿厨房到阳台跳入破竹篮中生蛋，生完了跳出来，摇摇身上羽毛，叫两声，报告主人。如内姐在家，看着它在洋铁罐头中吃几粒米，抚摸它一下羽毛，它就自动又下楼去空地上觅食了。如果星期天或寒暑假，外甥在家，会把它抱在怀中，抚摸它，把米托在手心中喂它。夏天，经常爬树捉来皮虫来喂它……这样把它养得十分健美妩媚，红冠、白羽、高脚，走路昂头，左顾右盼，有几分公鸡模样，而生蛋极勤，几乎一年到头生，养了近两年，差不多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了。

但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开始了，我是早已算定，在数难逃，所以几次抄家，进牛棚、挂牌子，在学校里、里弄里，都接受专政、交待、斗争、陪斗、劳动、请罪、汇报……应有尽有。孩子们自然要受牵连，家中的鸡也就成了问题了。开始一阵子，还只是乱哄哄地只注意到人，而未注意鸡，九月下旬，要检查卫生了，楼梯口忽然贴了一张大字报，歪七拗八地写着：